



叙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
前生后為之血脈初用馬字
簡為疑詞後多用矣字遂
為決詞中曰物盛而衰二句
為諸估語之綱後贊中曰
物盛則衰等語蓋所以提
挈此意于終而通繳之也

史記卷第三十

平準書八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

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萊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益造苑馬井。可結景帝
事宣以主武帝宮室之修
由此日麗之意也

極昭天下殷富。將言武帝
之托也

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牝牡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

此下四節外事四夷而天下財力耗廢治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

文甚整

敘兵事皆相類為文錯落有法

選舉四句信上文事四夷而廢養民任人之法與利二句為和羊等析利根本

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書中連曰數十百萬等。所以深表其勞。民傷財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犍。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

曰仰給縣官者五仰給
天司農者四著漢武兩
以厚飲之故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
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
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
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

公孫弘繩群下張湯用峻
文接上官取耗廢於是見
知三句亦為用酷吏直指等
立根而顏里誅亦從此生后
張湯死而民不思又畢於
而斯之也

張湯治獄之慘亦從書
爵太監承政八平準書

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
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
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
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
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
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
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
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

視與方

辭烟不殺森然有法此
相類焉也

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
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
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
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
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
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
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
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民多飢乏於是天

廢居者野畜之名

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
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
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
轂百數廢居居邑卦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
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
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

擗者欬而長且去其四角也

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擗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

曰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前之與利之臣自始且起罷鹽鐵笑絳賈平準之事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

凡叙出數乎胡其虜級賞賜死肯俱一律相五

前既言納粟補爵而選舉
陵廷又言軍功越等而更
稜共言舉行監獄用監獄
家富者為吏更道益不
選而多買人與前代之抑
買相反而言言買以解
承上文更錢造幣及清鑄
餅錢意

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多積貨可起推抑
言而笑綈錢舟車之意

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貨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平準傳入式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將、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

承文下式而遂及孔桑至有置均輸之語前以是與利之臣后以起平準之事

酷吏與利轉相成虐曲盡變化

大抵無慮句應前鑄金錢之禁主馬而主下用酷吏之

歷述酷吏見用而即生大農相異句而人鄉多陷諛取容矣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楊可告緡句以下文字皆係楊可
 下中家以下皆破而除復告
 得二節亦由以上

楊可可而及著酷吏之罪

上以結舉行盜錢案將告緡
 之事下以生小衛上林財物多
 而修池苑宮室及置農官
 田等事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戲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史記卷三十三
三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母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母之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

不敢句以論說取容又
以守不办自教之故也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

漢武以勤兵而耗財因財
而靡史至末年平準海
內已竭矣太史倫述始末
相因特名平準終始以
平一段文甚奇意甚
愴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
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
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
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
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

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
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疆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
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
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

史記卷第三十
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記卷第三十

史記卷第三十一

漢 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明 後學 新安吳勉學校

吳太伯世家一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

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
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
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
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
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
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
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
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
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
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

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
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
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
楚之亾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
吳教吳用兵乘車命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
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
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祭次日
餘昧次日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
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
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

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
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
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
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
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
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
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
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泂
泂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
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
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
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

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劄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

誰能及之。見舞招節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

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
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
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
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
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
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
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
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
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

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
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
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
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
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
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
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
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
敗而亾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五年楚之亡
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

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伏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伏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

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罍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濞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

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

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

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
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而吳
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
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
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
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
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
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
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
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

攜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
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
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
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
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
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
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
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
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
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

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

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

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
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
君會於橐臯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
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
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
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
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
室我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吳
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
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

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
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
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
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
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
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
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
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史記世家卷三十一
清濁嗚呼又何其閔覽博物君子也

史記卷第三十一

史記卷第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

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
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
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
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
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
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
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
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
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
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

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
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
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
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
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
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
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
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
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

史記 世家 卷三十一
二
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

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

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大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始列爲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

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

史記 世家 卷三十一 四
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

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曾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偃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

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

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邾邾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邾邾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

史記 世家 卷三十三
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
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
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
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
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
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
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

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
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
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
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
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
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
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
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
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間。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

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倍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

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

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奔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

史記 世家 卷三十三
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
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
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
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
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
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
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
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
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
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

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
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
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
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
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
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
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
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
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
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

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鞏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絀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亾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亾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

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友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

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太子牙於勾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

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仇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咎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

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
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
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
亡則亡之若爲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
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
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
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
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
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
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

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
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
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
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
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
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
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
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癸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
杼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

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
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
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
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
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
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
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
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
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
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

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
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
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
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
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
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
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
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
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
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

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
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
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
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
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
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
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
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
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
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

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
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
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
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
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
奔衛公子駟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
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晏孺子元
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
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
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

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
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
魯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
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
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
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
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
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
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
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

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
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
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讎闡初陽生亡在魯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
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
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
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
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
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簡公四
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

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執言簡公曰田
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
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
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
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
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
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
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

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
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
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
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
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之
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
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于
徐州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
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

史記卷第三十二
齊世家
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間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卷第三十二

